

蝴蝶时代

THE
BUTTERFLY
ERA



阿拉提·阿斯木 著

气息雄浑，激情奔腾
淋漓尽致地洞察人性

 文匯出版社

气息雄浑，激情奔腾，
淋漓尽致地洞察人性！

来自天山
之巅的精灵

阿拉提·阿斯木

蝴蝶时代

THE BUTTERFLY ERA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时代:阿拉提·阿斯木小说选 / 阿拉提·阿斯木著.

-- 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12.6

ISBN 978-7-5496-0545-3

I. ①蝴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5112号

蝴蝶时代——阿拉提·阿斯木小说选

著 者 阿拉提·阿斯木

责任编辑 朱耀华

特约编辑 谢海阳 张予佳 甫跃辉

装帧设计 瑞凡品牌设计

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上海建工印刷厂

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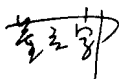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220千

印张 10.5

ISBN 978-7-5496-0545-3

定价 29元

不一样的精彩（序）



新疆是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，每个民族中都有一批优秀的作家。阿拉提·阿斯木是维吾尔族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家，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维吾尔族作家。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我还在一个叫《天山》的文学杂志当编辑时，就看到了他写的小说，知道了他的名字。当时我刚刚三十岁，他三十岁还不到，同属于那个年代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一批青年作家群体。尽管他生活在伊犁河谷，我工作在乌鲁木齐，平常没有什么更多的机会交往，但我一直在心里对他很关注。遇到开笔会或者举办什么文学活动，总是不会放过畅谈畅饮的机会，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个维吾尔作家而有一点生分。其实我对他的族别身份也一直没有在意过，大家生活于同一块土地上，都喝着天山上的雪水长大，又有着共同的文学追求和理想，这么多因素融合在一起，没法不让彼此的心灵相通情意深厚，成为真诚的兄弟和朋友。

文人交往文人相亲，全是因为对文学的喜爱和追求。那个年代结识的许多文友，到了如今还能继续来往的已经所剩无几。多数因

为再写不出东西，自然从文学队伍中退出，做起了别的事情。就算心里还能记着名字，却不再有半点联系。经历过差不多三十年的风风雨雨，还能和阿拉提·阿斯木继续着一份难得的友情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这么些年来，一直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向前行走，不管世事如何变化，对文学的那份痴情从来没有改变过。

有一段日子，他曾做官做到了某个城市的市委副书记。他的文化素养和出色的双语运用能力，预示着他会在仕途上有着让许多人羡慕的未来。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个可以带来更多实惠的位置，在别人不解的目光中，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，重新拿起笔投入了文学创作。这以前他写小说是用汉语写的，维吾尔族文化给他的文学滋养，让他的小说与别的汉语小说有了明显的不一样。从叙事的方式和题材的选择上，都带给了众多的汉语读者们一种新鲜感和惊喜。本来他可以一直这么写下去，但他的骨子里毕竟流着维吾尔族人的血，因为语言的原因，他用汉语写的小说很少能被本民族的同胞阅读，这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痛苦。于是，重新回到安静的书房后，继续汉语创作的同时，他也开始用维吾尔族母语写他的小说。通过汉语，他读到了大量的当代国外和国内的文学经典，从中得到熏陶和启示，让他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有了深刻的理解。用汉语创作小说得到的文学的磨炼，使得他的文学表现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。从一个印刷工人到市委副书记的人生之路，又让他看到了太多的悲欢离合，感受到了太多的爱恨情仇，不自觉地，他的脑海中日积月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的矿藏。聚集了多年的能量在短短几年里得到了充分释放，阿拉提·阿斯木用维语创作的长篇小说，一部接一部

地问世了。他很快就得到了维吾尔族作家和学者的认可，进入了当代维吾尔族重要作家的行列，他的作品也成了天山南北书店里的畅销书。从此，新疆文学因为他的创作，又有了一个让人兴奋的亮点。

我看不懂他用维语写的小说，不知道他写得怎么样，但我还是想肯定地说，它们一定是非常优秀的。这个结论是他用汉语写的小说告诉我的。每次我读他的小说，都会边读边感慨，一个人、维吾尔族人是如何能把汉语运用到如此完美的地步？那种细微差别的准确描绘，那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把握，是许多汉族作家都难以达到的，但在他这里都被奇妙地完成了。一个能用汉语写出这样精美之作的少数民族作家，当他在用自己的母语写作，自然会让作品更加富有力度和深度。虽然天底下不管什么时代什么人写的小说，在确定其品质时会有一个共同的尺度，但鲜明的个性和风格仍然是每个作家存在的理由。读阿拉提·阿斯木的小说，不管是短篇中篇或长篇，都会发现它们的与众不同。从那纯粹的汉语言呈现的场景状态中，边疆广阔土地上一股雄浑的气息，像是从天山上奔腾而下的雪水河，带给我们心灵浇灌滋润的同时，还会带给我们强有力的精神冲击。同时，小说透出智性的思考和诗意的情怀，让维吾尔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，得到了生动形象的体现和张扬。

阿拉提·阿斯木的小说很少去写发生在久远历史中的故事，选择的题材直指当下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他从不回避社会的冲突和生存的艰难困惑。人性深层的善与恶及爱与恨，在他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。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，让他总是能找到最合适的细节和情节，让寓意和情绪得到充分的表达。他的小说很少

会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和一连串紧扣人心的悬念，但仍然具有磁铁般的吸引力，让人只要读上几行，就会再也不肯放下，就会一直把它读完。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行为、对话和心理活动，让每一个小说人物活灵活现血肉丰满。机智幽默而富有节奏性的对各种事物进程的叙述语调，让生活的复杂性得到了直接有力的再现，不时插入的绝妙精彩的旁白和评点，让故事内在的意义有了多重的拓展。正是以上这些丰富多样的文学元素，构成了阿拉提·阿斯木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，形成了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学风格。其实我们写小说一直在追求的不是说比别人写得好，而是一直在努力怎么样能和别人不一样。而这种不一样，阿拉提·阿斯木不但做到了，还做得很出色。仅凭这一点，就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和祝贺，期待并相信他将会很快写出更多更好的新小说。

2012年6月

(董立勃系新疆文联副主席、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，国家一级作家)



目录

❖ 玛穆提	001
❖ 最后的男人	033
❖ 永远和永远	047
❖ 阿瓦古丽	057
❖ 时间	101
❖ 好姑娘	117
❖ 蝴蝶时代	179
❖ 编者的话	321



玛穆提

玛穆提

美女玛依拉是玛穆提的妻子阿利亚的好朋友。在这个盛夏，玛穆提绝对没有想到，玛依拉会来到这个绝美的河岸景点，请自己吃饭。玛穆提被邀请的时候，全身发热，眼睛开始闪烁温热的光亮。和妻子的美女朋友吃饭，在妻子出去学习的这个天赐的佳好机会里，这便是百年一次的机会，也是值得永远回味的天鹅肉。玛依拉坐在橡树下，像天边的仙女，嘴唇像野樱桃，让男人流口水，又像人间的野玫瑰，忽悠男人的花心赤裸裸地遐想。她微微地张开嘴，偶尔伸出鲜亮的舌尖，多情地看着玛穆提，几秒钟一个动作，眼睛释放温暖男人贼心的暖光。她让人激动的眼神，油亮的浓浓的眉毛，像通向幽静神秘森林的小径，让玛穆提的心激动，让他遐想。特别是她丰满的前胸，当她动动身子，换一种坐姿，或是昂起头神秘地注视他的时候，那对迷人的、永远神秘的、让男人失去方向的前胸，像刚刚从娘肚子里出来的羊羔，可爱地晃动，让玛穆提的心和血管里的欲火贪婪地燃烧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忽悠他的贼心贼胆膨胀。

在那种可以潇洒、放肆地胡思乱想的场合，特别是在喝酒吹牛瞎谈女人的时候，玛穆提就是另外一个人。脸还是那张脸，但嘴里说出来的话，是阿木提、巴姆提、牙穆提的黄色段子。他会平静地、幸福地说，他一生最喜欢前胸发达的女人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，只要见到大乳房的女人，眼睛就幸福地欣赏那永远迷人的宝贝，并且高度评价这种肥乳女人，说她们是母乳喂养的精华。今天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妻子的肥乳美女朋友竟会秘密地请自己吃饭。他接到玛依拉的电话时，激动地站了起来，连声说了几句我一定去我有时间。风从河南岸吹过来了，在那巨大的千年橡树下，玛依拉的美发飘了起来，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玛依拉看一眼玛穆提，微微地张开迷人的、性感的甜嘴唇，红红的唇片儿像在温火里熟透的烤肉，滑进你的嘴里，和你的舌头邂逅，触电似的让你的肉体 and 神经颤动，而后蜜汁似的滑进你的喉咙，在胃里把女人无上的甜蜜，送到你所有的弯弯曲曲的肠子里，让你的神经张开所有的眼睛，血管缓慢地膨胀。当一秒秒的时间变成一团团烈火的时候，你会闭上眼，享受那片冰糖一样甘甜味的美唇。当你回到现实感觉的时候，那条蛇一样蛊惑你的舌头，开始最后一次征服你的性欲和忍耐，你精神上的那片遮羞布会自然地、无耻地、甜蜜地落在那不该落下的地方，走狗式地躺在那里，回忆无数次让你疯癫的历史。在玛穆提的记忆中，这种经历和享受是非常丰富的。他不说他喜欢女人，而是说非常喜欢乳房。他是享受乳房的高手。任何时候，他都不急于人在人上，温暖地躺在那里，在乳房的诱惑和安慰下，缓慢地、有节奏地、死去活来地梦游性床，遨游男欢女爱的长夜，那是没有尽头的性旅行。用玛穆提的话来讲，这是没头没

尾的爱，没有尽头的爱，没有知足的性饥饿，老了，走不动了，那个不要脸的祸害不行了，那贼眼色眼临死前还要在眼睛里继续战斗。他向朋友们说过，世界上只有两样好东西，一是乳房，二是酒，她们永远是男子汉们的好宝贝。在有的日子里，乳房第一，而在另一些时间里，酒在前面。一个男人，为了报答这两样好东西，要有一把吃肉的好刀子。

玛穆提的朋友多。民间有俗语，说呆子的朋友多，称这种朋友太多的人是呆子。但是他的朋友们都喜欢他，主要是他的权力，还有他的那种可以与仙女和魔鬼大侃特侃的多种能耐。他曾对玛依拉有过野心，用维语的说法是黑心。这是一种危险的、不要脸的、不道德的、邪恶的情绪，不，是不讲人性的恶，因为她是妻子的好友，是不能有这种贼心的，这是万人唾骂的危险。玛穆提懂这个道理，只是仙女一样的玛依拉笑着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，他的防线就崩溃，内心立马退回到原始的流氓阶段，没有羞耻，眼睛里只有玛依拉的好乳房和热包子。当他看到玛依拉微笑着来找妻子的时候，看到她那半露着的美乳，他就没有这么多的规矩和戒律，心里只有一个方向，如果可能，把不要脸的手伸过去，抓住那个神秘的野苹果，就是世界的末日，也要让干渴的喉咙滋润一次，在贪婪的黑夜里，满足无耻卑鄙的欲望。但是，时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。还有，玛依拉的眼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每当他在角落里阴森森地窥视她的眼睛的时候，她的眼睛似乎在秘密地私语，奇妙地配合他的野心，说：来吧，男人。天下的事情就这么微妙，简单而甜蜜。开始的时候，玛穆提有过动嘴的念头，后来把这个念头变成了直接下手的想法，但是又怕玛依拉脸一变，把

事情闹大。因为他的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贼朋友告诉过他，千万不要信那种笑嘻嘻的女人，女人是最危险的，女人可以在一棵草后面背叛男人，当男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她早已把该给的东西给了她的相好了。再傻的女人，也有四十四颗心。

玛穆提多次拿玛依拉和自己的老婆阿利亚比较过，相貌，气质，脾性，人气，乳房的大小，还有皮肤，还有身体肉质的软硬都比过。那次他假装热情，有意识地和她握手，顿时全身像触了电似的颤了一下，重要的是感觉到了她的肉质，这是他最向往的结果。多年的性知识告诉他，这种实硬的肉体，是男人的最爱。和老婆比，玛依拉的相貌是出众的，虽然她的学识比不过自己的老婆，但是她的乳房和色迷迷地看人的神韵是一流的，这便是让他心乱、时常神经质地窥视她的原因了。有一次，玛穆提用醉眼强奸过一回玛依拉，她是那样的美，像千年前的美人，他深情地在心里说了一句：天哪，这不是欧洲画家波提切利的作品吗？他的结论是，一个一般的女人，千万不能和相貌超过自己的女人做朋友，那样就是害自己的丈夫。然而今天，在这个激动的时刻，他终于可以得到玛依拉了，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，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，你知我知天知。今后老婆生病的时候，还可以继续放心地、贼心贼胆地、甜蜜友好地秘密往来，继续天上人间地遨游玛依拉那永远的乳房，自己就不是什么贼了。玛穆提认为，老婆出去学习，玛依拉关心同情他的性渴望和性饥饿，特别过来安慰他一次，做一次好人，让他终生难忘，这是非常理智的选择。玛穆提根据自己多年的女人经验、偷人经验，认为玛依拉的到来是时间的恩赐，在这个伟大的夜晚，馅儿饼就要从天上掉下来了，他的贼心、野心、贪心，

在这个漫长的长夜就要阶段性地、永远地幸福一次了，狂欢一次了，在他做贼偷人的账本里添上辉煌的一笔，增加和酒肉朋友们狂饮吹牛的时候炫耀的资本。

在这个赤裸裸的夏日，玛依拉半露着漂亮的大乳房，出现在了玛穆提的眼前，像梦，又像神话。玛穆提想，大地万物呀，机会到了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河边温暖的草地，会变成金色宫殿里的金床银被，欢迎他在野花盛开的草地享受男欢女爱，那些无名的鲜花将为他歌唱，歌唱这永远的诱惑。玛穆提想到这里，又举起了第二大杯酒。这是他的伟哥，三大杯酒下肚，他不吃药，十来串烤肉，就能解决问题。情绪好的时候，那是没有尽头的战争。玛依拉坐在他的对面，看着玛穆提喝酒时候的神态，又笑了。可怜的玛穆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能和你那样做吗？这可能吗？就是明天是世界的末日，我也不能这样做呀，阿利亚是我的朋友啊！我的天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难道不能有其他关系吗？女服务员送来了一盘手抓羊肉，迅速地像蝴蝶一样消失了。玛穆提请玛依拉吃肉，把一块漂亮的胸肉放到了她的碟子上。他在心里说了一句，美丽的玛依拉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哪个地方吗？首先是乳房，而后才是别的地方。玛依拉咬了一口肉：玛穆提，你今天不要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我今天选择这样安静的一个地方，只是想和你谈谈家花和野花的关系。我的朋友阿利亚是你最好的家花，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不停地采摘野花呢？玛穆提愣了，脸上虽显得平静，但内心里被震住了，心开始凉了，这女人玩的是哪一出呀？谁人不喜欢野花？怪了。玛依拉，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神话一样的下午，你会这样说话。你想一想，在这个美好的短暂

的甜蜜的人世，谁人不渴望自己的野花呢？是人都有贼心啊！我们都知道，它是这个世界的秘密武器，是男人的毒草，但它又是一个男人的秘密鲜花，是这个男人能调整自己的食盐，有了它才能像男人一样活下去，这是活下去的需要啊。多一些爱野花的人好呢，还是多一些疯疯癫癫、东张西望的人好？我说不清楚女人，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认为男人是非常怪的，有时是丰富的、鲜明的、顶天立地的，但又是弱的、讨厌的、败坏的。无论维语、汉语、英语、俄语，还是法语、德语，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全面讲清男人的复杂性，不能讲清男人多面、美好、光明而又可耻的那一面，男人富有智慧，但他永远不会像女人那么好。维语形容一个好男人的时候，说这个男子汉是一把快刀，贬一个人的时候，说这小子是条狗。但狗不是完全的坏，狗有它通人性的一面，可以和人生活在一起，啃我们没有啃干净的骨头。狗肮脏地活着，和已不是太干净的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守护我们的肮脏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男人更丑、更臭的一面。没有，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能讲清我们内心秘密的语言文字，现有的一切文明是一种廉价的、异化了的拍马屁而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一个男人，有自己的野花、野草、野嘴、野床、野腿、野手、野裤衩、野心，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黑夜呢？这是大地给男人的一个机会，这是神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不了解我的青春岁月，我也没有勇气解释从前，那些干净的往事时常抽打我的嘴脸，谁人能窥视我的内心？我敢向你敞开我的心田吗？然而现在，在我这个年龄，我开始窥视我自己，我的昼夜是一片宁静的花园，伟大的草木，宁静的角落，可怜的、没有朋友的人们，没有野花的寄生虫，像

狗一样无聊的日月，我在面对这一切。我在继续，像从前的男人们一样，我在继续。我知道，野花的游戏是没有尽头的游戏，但是我在这个游戏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，我们曾忽视的、蔑视的那些东西开始亲切地光临我们的经验，这是另一种爱。如果生命永远是一条小河，而这条河流的水又是那样甜蜜、清澈，像照亮世界的神灯那样闪亮可爱，我也永远不会沿着它的金岸，去欣赏它的流光和绚烂。我会去另一些可怜的、坎坷的、浑浊的河流看看，去认识它们的源头，去窥视它们的归宿。这个时候，我会更加清晰地看清自己，这是我的另一种智慧。而那些野花，在我浑浊的时候，在角落静悄悄地温暖我的情绪，安慰我的记忆。

玛依拉笑了。她的前额开始发亮，乳房像神秘的圆月，闪着迷人的光亮。诱人的乳房晃动的时候，开始散发艾蒿的苦香味，继续悠悠玛穆提的神经。她咬了一口肉，洁白的牙齿像海底神秘的珍珠，继续刺激着玛穆提的感官。我明白了，玛穆提，你要说的是，这个世界属于男人，男人才是正餐，是一切，女人是附加成分，是词尾，我们甚至不是连词，只是一种符号。玛穆提一只眼在思考，另一只眼继续窥视玛依拉醉人的乳房。月亮一样的玛依拉，成千上万的男人是可贵的，是这个世界的宝贝，而一些具体的男人是可怜的，也有他丑陋的一面，我承认这一点。但是，我最讨厌的东西是，当一个女人和男人无意义和无聊地谈论永不属于他们的事的时候，他们共同的福分就会减少许多。其实这很危险，因为一个人的福祉的多少，常常来自他的命运，所谓的奋斗和挣扎，只是匆忙的快餐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在家花和野花之类的滥调之间浪费时间。请你放心，高尚的东西不在我们中

间，至少我没有触摸过它们。说我们自己的事吧，我们可以走过去，坐在河边的草地上，那里有亲切的河水的味道，有野草野花的味道，有沙枣花的味道，我们可以闻到我们青春时代的一些气息，它们帮助我们，躺在幽静的河岸，给亲切的水和万物讲述我们的故事，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永远的味道。我还可以给你按摩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我按摩的技术是一流的。玛穆提借着酒的力量，把心里的期盼和欲望，赤裸裸地亮在了玛依拉的面前。是的，玛穆提，男人永远是有梦想的，那美梦无论多么无耻，多么肮脏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，都是美好的，是正常的。我懂你的意思了，这是男人社会。但是，又不完全像。你们可以在阳光下随心所欲，起码那个丑陋而甜蜜的黑夜是属于我们的，熄灯的权利在我们的手上。所以，你要我脱光，躺在草地上享受男人的味道。那是你的神话，你不会看到那种景象。我是为了朋友的一个嘱托来见你的，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。我的朋友阿利亚，就是你的老婆阿利亚，在出去学习之前，委托我，要向你讲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要我准确地把她的意思和决定转告你，只是没有交代我可以给你脱裤子。不信你可以打手机问你的老婆，如果她同意我可以给你一次，我可以给你好几次，也可以在后来的日子里给你无数次，这东西就是那么回事，额外地来那么几次又不损伤皮毛，给你和给别人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要给得舒服和心安。只要阿利亚同意，细节上的事，你可以放心，我会让你满意，我会让你终生难忘我床上的本事。如果阿利亚不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，她在短信里同意也行。玛穆提沉默了。太阳最后一道光亮也离开了他眼前的大地，遥远的天空变成了千年一遇的绝美油画，在这个沉默油画的背面，玛依拉优美的、疯